

号角与战歌

■柳建伟

的洪流之中。诗中刻画了聂耳深入码头工人、矿工等民众之中，倾听他们的苦难与呼喊，最终将这份共情化为《码头工人歌》《开路先锋》等饱含斗争精神的作品。这种“艺术为人民”的立场，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“左翼”文艺运动的精髓。

《号角》在《序曲》中这样盛赞聂耳：“当怯懦瘟疫般扩散之时／你把枪炮声融入乐曲／当迷惘占领普通人梦境之时／你用乐声唤醒钟声。”聂耳出生于昆明的一个普通家庭，正是这一背景，使得他的成长轨迹与社会底层人群紧密相连，从而赋予了他的音乐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更大可能性。

书中尤为强调聂耳与田汉之间深厚的友谊和紧密的合作关系。在田汉被捕之后，聂耳于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毅然地承担起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谱曲重任。田汉不仅是聂耳的入党介绍人，更是将他从迷茫中引领至光明之途的关键人物。田汉未尽的心愿，必须由他来完成。在此问题上，无论是出于私人感情，还是作为一名党员的责任感，两者都达到了高度一致。正因如此，聂耳几乎达到了“忘我”的程度。书中再现了聂耳在上海霞飞路的亭子间里废寝忘食创作的场景：“时而在桌子上狂打拍子，时而把阁楼踩得吱吱有声……”邻居的抗议、房东的逐客令，都挡不住音符里的电闪雷鸣。这样的描写不仅展现了艺术家的执着，更揭示了抗战文艺的诞生背景——它从来不是风花雪月的吟唱，而是血与火中淬炼的匕首与投枪。

这些叙事不仅还原了聂耳的艺术担当，更揭示了音乐在民族存亡之际的强大力量——音符是子弹，旋律是号角，唤醒亿万同胞的斗志。书中这样描述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由一首战歌到成为一股力量的升华：“这歌声正飘向越来越广阔的地方／在最高的山巅／在最深的海洋／在最纯净的雪地里／在最碧绿的草地上。”聂耳与田汉的合作、作品的国际传

播，以及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过程，无不彰显了抗战精神的代际传承与永恒价值。

《号角》的亮点在于其充分挖掘了诗歌的叙事性，巧妙地将新诗的叙事性与抒情性融为一体。诗歌原本就有叙事功能，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乐府，诗承担叙事功能的佳作比比皆是。然而，我们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，现代诗歌一旦涉及叙事，可能会显得平淡无奇，难以经受命运交给心肠铁硬的风——这种天气最适合上演悲剧／事实上，最惨的悲剧已经发生。”这些诗句不仅描绘了生动的场景，更隐含着深沉的历史背景与情感。

何南通过细腻的笔触，将读者带回到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，让读者仿佛能亲身感受到那时人们的悲欢离合。他的叙事诗不仅保留了诗歌的抒情特质，更通过叙事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。

《号角》的深刻之处，在于将聂耳的个人奋斗置于全民族抗战的宏大叙事中。聂耳的音乐之所以能成为“民族的强心针”，正是因为其创作根植于人民土壤。书中写道，聂耳在日本横滨海岸不幸溺亡后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却以磅礴之势传唱开来——从上海救亡团体的街头演唱，到美国黑人歌手保罗·罗伯逊的国际传播，再到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，这首战歌的命运恰如中华民族的抗争史：个体的牺牲换来集体的觉醒，艺术的星火点燃了民族的烈焰。“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被电影插上翅膀／飞到每个中国人的心上／激励无数人奋起把战场作为方向／君不见，在那刺刀的尖芒上／在那战旗的丝线中／音符

在闪闪发光。”这些饱蘸感情的诗句，充分升华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价值。

今年，《号角》的出版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。它提醒我们：抗战精神不仅是历史课本中的章节，更是流淌在民族文化血脉中的基因。聂耳的音乐之所以穿越时空，正是因为其内核是对自由、尊严与正义的永恒追求。诗中“这首歌已被时代镀上光芒／那昔日的屈辱虽已远去／但沉痛的历史怎能遗忘”，恰是对当代人的警醒——抗战精神是民族文化血脉中的基因，需要以艺术的形式代代相传。它激励当代文艺工作者肩负使命，用作品凝聚民族力量，让“起来”的呐喊永远嘹亮，薪火不息。
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不仅是一首歌曲，更是一声呐喊、一腔热血、一种精神、一面旗帜。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之后，更成为我们国家的象征与标志。作为一名军旅作家，我认为，我们不仅要牢记聂耳这个名字，更要继承他的精神；我们不仅要发自肺腑唱响国歌，更要深谙国歌背后的感人故事，弘扬国歌精神。军人，是“最可爱的人”，也应该是用高尚精神品格铸成的爱国者；爱国者一定要有在生活的和平中提炼出坚强意志的能力。从这一点上，何南创作长篇叙事诗《号角》不但是一种很好的尝试，也是让我们的心灵回溯到那个烽火时代，与聂耳和他的战友们实现心灵上的同频共振。



收听号角有声书片段
扫描二维码

技术支持：赵莹莹

视觉阅读

湖映夏韵

李江摄



书林散步

前几天在图书馆里，偶然听到邻桌的两个学生聊天：“现在的AI都能写论文了，咱俩还在这费劲地查资料、搜文献，是不是太傻了？”这句话像一颗小石子，投入我原本平静的心湖。是啊，现在的算法是真厉害，不仅可以批量生产文字，还能生成图片和视频。我们为什么还要一字一句地打磨自己的文章呢？我想起去年冬天，在天津一家旧书店偶遇的一位老人。他戴着老花镜，在泛黄的稿纸上认真地写着回忆录，写他年轻时在农村如何历练自己。他说：“这些故事要是交给AI，写出来的不过是‘大路货’。但我要写的，是当时生活的细节和个人的感受。”

那一刻，我突然有所触动：写作不是一场效率竞赛，而是人们表达思想、情感和故事的独特方式。

人类笔下的文字是有生命温度的。甲骨文上那些刻痕，敦煌经卷里的飞白墨迹，甚至中学生作文本上歪歪扭扭的“流水账”——这些或庄重或稚拙的笔迹，都仿佛跳动着真实的生命脉

从AI感悟写作的意义

■常住健

搏。

此前，我在网上偶然读到一位山区孩子写给父母的信：“妈妈，今天放学路上，我发现蒲公英的种子像小降落伞，飞得好远好远。”句子没有华丽的修辞，却让在远方打工的父母红了眼眶。或许，AI可以写出更“正确”的比喻，却难以写出孩子眼中那份带着泥土气息的花香。

很多人把写作看作一项“技能”，我却觉得它更像一扇窗。记得有一次，我试图用AI写一个关于“城市孤独感”的短篇。它给出的段落工整而理性，分析得头头是道，但读着读着，心里却泛起空虚。

于是，我关掉电脑，走到街角的便利店，观察深夜买泡面的加班族，蹲在台阶上喂流浪猫的姑娘。当我把那些零碎的画面上下来时，文字突然有了温

度。或许，今天写作的本质，是让我们在信息洪流中停下脚步，重新学会“看见”——看见煎饼摊老板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多少故事，看见地铁里低头阅读的年轻人心中的梦想，看见公园里牵手散步的老夫妻彼此眼中的深情。

有人担心，写作会被AI取代。但是，苏轼在贬谪途中，写下的诗句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之所以千古流传，只是因为写得工整吗？不是的，诗里奔涌的是他历经沧桑后的豁达，是生命淬炼出的感悟。外卖小哥雷海为在送餐间隙背诗，人们为他鼓掌，不是因为他的记忆有多精准，而是因为他用平凡的日常，托起了一个诗意的灵魂。这些带着生命体温的写作与阅读，可能是算法、大数据无法抵达的境界。

现在的写作，早已不拘泥于纸和

书苑随笔

人们常将炎热的夏日视为“苦夏”。然而，在众多诗人眼中，盛夏呈现出另一番风貌。秦观认为，“夏木阴阴正可人”，这种树荫下的凉爽正是夏季独有的自在与惬意；陆游用“布谷声中夏令新”描绘了夏日的生机勃勃；唐文宗李昂则独具一格，他深情地表达了“人皆苦炎热，我爱夏日长”的感受。

古人为何对炎炎夏日表达了别样的情趣？他们以怎样的方法消夏避暑？我们不妨走进唯美的古诗词中，去感受一下来自千百年之前的清凉。

亲近自然，漫步于山水之间。这或许是古人消夏避暑、纳凉休闲的首选方式。“绿树阴浓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水晶帘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。”这是唐代诗人高骈《山亭夏日》中的诗句。诗中描绘了一幅宁静而清新的夏日画面：浓密的树荫遮挡了夏日的炽热，楼台的倒影清晰地映照在池塘之中。微风轻轻吹拂，水晶般的帘子也随之轻动。而满架的蔷薇花散发出迷人的香气，弥漫在整个庭院之中，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清凉的世界。

宋代诗人曾几的《三衢道中》亦是一首充满清凉气息的夏日诗作：“梅子黄时日日晴，小溪泛尽却山行。绿阴不减来时路，添得黄鹂四五声。”梅子成熟的季节，天气晴朗，诗人乘着小船沿着小溪而行，直至走到小溪的尽头，便改走山路继续前行。山路上绿树成荫，丝毫不减来时路上的浓郁，还伴有四五声黄鹂的清脆鸣叫，增添了几分生动与活力。诗人通过简洁而生动的语言，将夏日的自然美景与内心的愉悦之情融合在一起，仿佛读者也能感受到那份来自千年之前的清凉与惬意。

在古人的笔下，夏日并非只有酷热与烦躁，更多的是亲近自然山水后寻得的那份清爽与自在。他们懂得在自然的怀抱中，让心灵得到释放，与山水共鸣，找到那份独特的宁静。

“读书遣长夏，乐而忘暑热。”在酷热难耐的天气里，我们不妨手执半卷诗书，在静谧中，顿感如沐清风。宋代诗人蔡确曾赋诗云：“纸屏石枕竹方床，手倦抛书午梦长。睡起莞然成独笑，数声渔笛在沧浪。”夏日里，诗人手执一卷书，悠然地躺在竹床上，枕着陶制枕头。睡意袭来，他便将书放下，沉醉于悠长的午梦之中。一觉醒来，他只觉人生如梦、富贵如烟。这时，水面上传来阵阵捕鱼的笛声。

与此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，还有宋代刘攽的《新晴》：“青苔满地初晴后，绿树无人昼梦余。唯有南风旧相识，偷开门户又翻书。”夏日午后，诗人沉浸在书海中，悠然入梦。他醒来时，但见南风阵阵，轻轻吹动书页，不禁感慨这位“老友”南风，竟也如自己一般酷爱书籍。诗人对风吹书页这一细腻景象的生动描绘，以及由此引发的深远联想，亦是此诗

走进古诗觅清凉

■王争亚

独特巧思与妙趣所在。

除了读书的方式之外，弹琴奏乐也是古人纳凉度夏的一种方法。其中，具有代表性的诗文莫过于王维的《竹里馆》：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”为避免炎热天气，王维携琴步入青葱翠绿的竹林，席地而坐，忘情地弹奏。竹林幽深，琴声悠扬，诗人沉浸在乐曲营造的意境中，炎炎暑气早已抛之脑后。

如果说，以亲近自然、读书抚琴的方式消夏纳凉或许是借助了外因，那么保持自身内心的恬静觉得夏日清凉则是内因的驱使。

白居易的消暑养生法便是心无杂念地静坐，此举有诗为证：“何以消烦暑，端坐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，窗下有清风。散乱由心静，凉生为室空。此时身自保，难更与人同。”白居易的《消暑》诗告诉我们，“心静”是夏日找回清凉的妙招。无论天气如何酷热，只要静下心来，无论是端坐、躺卧还是斜倚，心念所及之处，或是碧空苍穹、星辰大海，或是大漠荒野、极地冰川，清凉之气便会由表及里，从肌肤渗透至心灵，自然而然地涌现。其实，诗中的“眼前无长物，窗下有清风”还揭示了人生哲理，即一个人若不为名利所累，身心自然会清静、清爽起来。

夏日年年岁岁，诗意万古不朽。我们不妨走进古诗词之中，与古人去作一番穿越千年的隔空对话，或许可以从中间得一份清凉，度得一夏清欢。

文渊采英

- 青春啊！永远是美好的。可是真正的青春，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，永远忘我劳动的人，永远谦虚的人。
——雷 锋《雷锋日记》
- 我们必须像一座山，既满生着芳草香花，又有极坚硬的石头。
——老 舍《四世同堂》
- 自古以来谁没死过？但是，能把自己的生命与无产阶级

的永葆青春联系起来，是一种莫大的光荣！
——吴 强《红日》

4. 什么是人生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！只有选定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，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，精神才会永远年轻！
——路 遥《平凡的世界》

（黄建建整理）



长 征

第 6501 期